

金蔷薇随笔文丛

改写圣经

邵燕祥

李辉 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《圣经》拟作

——代序

原文

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：

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。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带着一个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；你说怎么办呢？”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打她。”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对她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

拟作一

……（上略）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”他们听见这话，从老到少面面相觑，他们自知都是有罪的。一个长胡子的法利赛人站出来说：“谁用石头打她，就能证明谁是没有罪的。”于是他们一个一个争先拿石头打那妇人。其中有两块石头还打在耶稣身上。

拟作二

……（上略）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摩西还吩咐我们不可作假证见陷害人。”文士说：“这妇人的肉身就是她行淫的证见。两个人的见证便是真的；我们有一群人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他们先是两人，后来是一群人要强迫我行淫。”耶稣说：“摩西还吩咐我们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你们都忘记了么？”法利赛人说：“这妇人是有罪的，你为这妇人说话，也是有罪的。”于是众人拿石头纷纷打在妇人和耶稣的身上。

1992年5月25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《圣经》拟作——代序 | (1) |
|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 | (1) |
| [附] 不能否定好皇帝 (刘铁铮) | (4) |
| 唐太宗是“一言堂”吗? (张南) | (7) |
| 从皇帝的书画谈起 | (10) |
| “土皇帝”也不能要 | (12) |
| 也是“可怕的现象” | (15) |
| [附] 也谈“可怕的现象” (吴甲丰) | (17) |
| 咬文嚼字 | (19) |
| 从两句唐诗说起 | (21) |
| 谁接受了勋章 | (23) |
| 论“七八年再来一次” | (25) |
| [附] 牛棚 (巴金) | (29) |
| 说“三不” | (31) |
| 说“从……以来” | (34) |
| 试谈“争鸣” | (3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“林彪是谁”想到的 | (39) |
| 要文明，不要野蛮 | (41) |
| 旧城·名胜·公园 | (44) |
| 说荒诞 | (47) |
| 戴在臀部的奖章 | (49) |
| 遗憾与遗恨 | (51) |
| 序《陈小川杂文选》 | (53) |
| 小议周作人 | (55) |
| 夜读随记 | (58) |
| 替鬻狗翻案 | (61) |
| 睫在眼前长不见 | (64) |
| 鸦雀篇 | (67) |
| 基础上的真话 | (69) |
| 不知……为何物 | (73) |
| 假牛黄 | (76) |
| 瓶里装的什么酒？ | (78) |
| 评杨柳元为狗吊孝事 | (81) |
| 哀沛人 | (84) |
| 说“笔杆子” | (87) |
| 辟“龙的传人” | (89) |
| 读报杂感 | (92) |
| 闻康有为青岛故居开放有感 | (94) |
| 家·家长·家长制 | (97) |
| 垃圾篇 | (99) |
| 胸中“数”从何处来 | (102) |
| 同志 | (10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莫作怪 | (107) |
| 寄大读者 | (109) |
| 串胡同记 | (112) |
| 和尚之喻 | (115) |
| 自信与他信 | (118) |
| 人能接受别人的教训吗? | (121) |
| 论“看眼色” | (124) |
| “失落感”臆谈 | (127) |
| 送瘟神 | (130) |
| 说阵痛 | (133) |
| 清官贪官优劣论 | (137) |
| 有感于“周恩来指示过” | (140) |
| 猫的哲学 | (143) |
| 不是恶作剧 | (146) |
| 这个与那个 | (149) |
| 文化与武化 | (154) |
| 也说雷锋塔 | (156) |
| 趣味逻辑 | (159) |
| 开会篇 | (164) |
| 政治与面貌 | (167) |
| 释“条子” | (170) |
| 久违了, 王力先生 | (172) |
| 长话短说 | (175) |
| 忽发奇想 | (178) |
| 手是干什么的 | (181) |
| 三张邮票的一桩公案 | (18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历史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事..... | (188) |
| 回忆那时读《那时.....》..... | (191) |

一首宋代的讽刺诗

淳于丹同志^①有意编选一本历代指陈时事、针砭时弊的政治诗集，我推荐了一首宋代的“谑词”——或称讽刺诗。词见《词林纪事》，引《中吴纪闻》：

徽宗即位，下诏求直言，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，京师有谑词云云。

当初亲下求言诏，引得都来乱道。人人招是駱宾王，并洛阳年少。

自讼监官及岳庙，都一时闷了。误人多是误人多，误了人多少。

我没有查对宋史，所谓宋徽宗下诏求直言，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，不甚了了。但我想谑词中指的被误之人，其实乃是自误者：误在他们不懂得，皇帝老儿之所以让人讲话，显然是迫于某种需要，过几天，出于同样的或别样的需要，当然又有权不让讲话的。于是直言获罪，何足怪哉。

^① 即书画家、诗人朱丹。

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、招贤纳士……，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。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，就治世的“明主”又何尝不是“一言堂”？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。

有人问：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不是也曾经自食其言，把大批真诚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人，加以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荆冠么？是的，记忆犹新。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违反党的原则、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贻害深远的错误。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了这个错误^①。这种坚持真理的党性和光明磊落的气魄，岂是宋徽宗赵佶之流所能企及的？！

饱经忧患，大家纷纷从远近的历史找经验教训，这是好事。然而我以为，要健全的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，首要的是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，而断不能再象封建时代的臣民那样，只是向往“清官”和“好皇帝”，断不能以“清官”和“好皇帝”的标准，取代我们对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。我们称道魏征敢于“犯颜正谏”，自然同时称道了唐太宗肯纳直言。唐太宗李世民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，但是再开明也还是皇帝；一旦龙颜不悦，贵至宰辅重臣还不都是诚惶

^① 对于这一点，我在1989年曾经补充指出，纠正自己的错误，清还历史的欠债，是一个郑重的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，但不宜当作自豪的事情来夸耀。历史的教训是，如果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，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，并有来自各方面的民主监督，至少可以少犯错误，不犯大错误，犯了错误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，不致拖到二三十年后才来“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”。

诚恐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？何况，草芥小民尽管满心巴望的是唐太宗，可难免来的不是宋徽宗吧。

二十五史上也许有几行开言路、察民情的记载，不过封建时代的圣君贤相，只可为鉴，不足为师。我们要加强的是社会主义民主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民主，我们就要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自己的制度、规范、章程。

当然，对李世民不该抹煞，对赵佶也不必苛责。赵佶一即位就大张“求直言”的文网，只不过是从列祖列宗那儿学来的一手两手，并非他的创作。说到创作，这个亡国皇帝其实倒不乏文采，至少他的瘦金书和花鸟画还是可以传世的吧？于书于画，我全是外行，谨以质诸方家。

1979年10月28日

附：不能否定好皇帝

刘铁铮

读《百家言》栏《一首宋代的讽刺诗》，有些不同的看法。

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唯物主义，即分析问题不能脱离实际。特别是历史，更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。该文说：“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、招贤纳士啦，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，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，就是治世的‘明主’又何尝不是‘一言堂’？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。”我认为把封建帝国特别是“好皇帝”的招贤纳士，说成是“就是那么一回事”，是不对的。特别是“好皇帝”，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想把国家治理好，并不愿意国家亡在自己手里。汉文帝曾多次下令求贤良，无论贵贱，有才必用，并带头勤俭耕种，致使国家兴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唐太宗把魏征视为镜子。他曾说：“魏征亡，朕亡一镜矣”。魏征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直到今日不能不说是至理名言。正因为汉文帝的举贤，唐太宗的纳谏，才有“公私仓廩俱丰实……男耕女桑不相失”的兴盛景象。怎么能说“举贤纳

谏”就是“那么一回事呢”？这治国大道难道还能象儿戏一样可有可无吗？

另外，说到“明主”也是“一言堂”，我认为也不正确。所谓“一言堂”就是不让别人讲话，武断专横，这和听取别人意见，择优劣而论定是有本质区别的。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”，终究要有拍板的。唐太宗的国势之所以强盛，正是由于听取了臣下的意见，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才形成的。怎么能说是“一言堂”呢？相反的，凡是“一言堂”不听谏的，国家绝不会兴旺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该文还提到：“唐太宗李世民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，但是再开明也还是皇帝”等等。这种说法不妥。倘若再过几百、几千年，我们的子孙也用类似的话来论定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的人，我们能接受吗？假如拉一位唐太宗时代的人到今天来问，他也会说唐太宗好。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，百姓安生，我们“巴望”有一个现代的“唐太宗”有什么不可呢？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情景去同封建时代相比。

我认为该文之所以不能服人，关键在于没有用发展的、现实的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，而是借古以当今。封建时代有好人，即令是皇帝，好就是好，而不能因为是封建主义君主，就一概否定，把好坏等量齐观，那就不需要具体分析，有一顶帽子就够了。如果按他的观点推论下去，结论将是什么不言自明。

我同意该文提的“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”。但绝不能因“斗争”而否定历史，更不能用

“封建”“帝王”这两个词否定几千年的历代君臣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他们是正确的，向上的，符合历史发展的，兴利除弊的，说一声好，让今人作为借鉴，又有何不可。

1980年7月10日《北京晚报》

附：唐太宗是“一言堂”吗？

张 南

《百家言》栏《一首宋代的讽刺诗》一文，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而不能寄希望于“清官”与“好皇帝”，这是很好的意见。但文中谈到“就是治世的‘明主’又何尝不是‘一言堂’？并以唐太宗为例，有可商榷之处。

唐太宗是不是“一言堂”？

在封建王朝中，对一切重大问题，皇帝一般地有最后决定权，似乎可以说唐太宗是“一言堂”。

但这些年来我们说的“一言堂”，是指一种作风，即不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，一人说了算；听不进不同意见，一意孤行；听不得批评，老虎屁股摸不得等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就不能简单地说法太宗是“一言堂”了。

因为唐太宗吸取了历史上一些王朝兴亡，特别是隋朝灭亡的教训，是比较注意倾听臣下意见的。旧唐书说他“从善如流，千载可称，一人而已”！当然有溢美之辞，但也不是毫无根据。这里讲几件事：

在选拔人材中，唐太宗曾经下令，有伪造历史而不坦白者处死。不久，发生了这种案件，大理少卿戴胄却按法律规定判决流放。唐太宗说：我下过命令，你今天另判一套，岂不使我失信于天下！戴胄说：法律是国家的大信，你说的话是依一时喜怒，按法律判决是忍小怒而存大信。唐太宗赞同了他的做法。

唐太宗特别宠爱儿子越王，有人说三品以上大官轻视越王，唐太宗大怒，把三品以上官员找来训斥说：隋朝诸王随意践踏官员，我不许诸儿骄横，你们日子好过，反过来看不起我儿子。我如果放纵他们，岂不会践踏你们，魏征依理直言说：三品以上公卿，皇帝都敬重，即使有小不对的地方，怎能许可越王随意侮辱他们呢！隋文帝骄纵诸子无礼不足为训。唐太宗悟过来了，说：我说的是私爱，魏征说的是国家大法。
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命令调一批部队修洛阳乾元殿，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说：大乱之后，国家很穷，这时大修宫殿，比隋炀帝还不如。唐太宗大怒说：你说我不如隋炀帝，比桀、纣怎么样？张玄素说：如果坚持修宫殿，结果会同样大乱。唐太宗三思后终于接受了这个意见，下令停修，并奖张玄素 200 匹绢。

从这类事看来，似以不给唐太宗戴上“一言堂”的帽子为宜。

当然，唐太宗倾听不同意见，基本限于其统治集团的核心，目的是使李氏王朝千秋万代。而且，前期比较好，后期差一些，晚年更差了，但在“一言堂”成为普遍现象的封建时代，还是有卓识远见的。

我同意邵燕祥同志“可以为鉴，不可为师”的意见，我们所要建立的应当是唐太宗的“纳谏”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。

（载1980年7月24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
从皇帝的书画谈起

我在《一首宋代的讽刺诗》一文的结尾，提到宋徽宗赵佶的书画也许还可以传世，很快就接到热心读者的来信，提出不同意见。

关于赵佶书画的真贋，他与院体的关系，他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影响，我相信艺术家们会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褒之者，绝无趋时阿世，以求一官半职之嫌；贬之者，也没有祸从口出，以致杀家灭门之虞；我相信，实事求是是不难的了。

历史上，有的人以文传，也有的文以人传，有的人微职卑而文得以传，有的官高位显而文竟不传。乾隆皇帝在位近六十年，功业不小，行有余力，留下御制诗两万多首，比号称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的宋代大诗人陆游还要多产，而且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个人作品保存得最完善的头号人物，这位陛下又雅好题字，勒石刊碑。所在多有，然而请问有谁能记诵他的哪怕是一句诗吗？倒是宋代一个穷文人潘大临才写了一句就被索债人打断，再也续不下去的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，当时脍炙人口，至今依然传诵，“满城风雨”已经成为寻常口头语了。

“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时间的长河也检验着艺术